

林佩芬●著

天問

春秋 | 明末

一部明朝末代皇帝的血泪故事

一部天涯霜雪人性交锋的血泪小说

一部大明王朝轰然遽倾的雄浑历史

一部描写新势力冲击旧世界的悲壮命运史

56586

林佩芬历史小说系列

天 问

——明末春秋

(上)

文 匱 出 版 社

图字:09-1995-038号

责任编辑:周锦尉(特约)

封面装帧:王申生

天 问——明末春秋(上、中、下三册)

林佩芬 著

文汇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编20000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发行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1996年3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1,200,000

印数:1—15000

印张:49.25

ISBN7-80531—382—2/I·9

定价:68.00元

一心璀璨花千树(代序)

——我的文学志业

宛如要从花心中找回自己的前身，我专注于眼前的千瓣莲叶；夏日午后，左营莲池塘的风推动层层翻卷的粉红与翠绿，几不可辨的嫩黄细蕊在阳光下亮出金丝，池水中是一如真实的莲影，重叠着清艳凝碧，也隐隐藏着几分苍凉；一恍眼，所有的线条与色彩融成一片混沌，我两眼茫然。

那是一个看什么都不对劲的年龄，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国文成绩与英数成绩是一百与零的强烈对比，我必须勉强自己忍耐制式教育的束缚，背诵枯燥乏味的教科书，补习数学，以求通过联考的窄门，一面却在脑海中幻想海阔天空的翱翔；个性中的特异点与周遭的环境碰撞得伤痕累累，内心世界与真实世界两相抗衡，而生命中所蓄积的某种追寻的力量也在日益成长，心中便是一座多角的拔河比赛场，胜负不分的几方鏖战不休，因而活得倍加辛苦。

我无法超越种种的心灵上的困厄，也总是不满意自己，总是觉得没有人了解我的心，总是想尽办法逃开厌恶的英文课，去到莲池塘茫然的发呆；身上的黄卡其制服和墨绿大书包在莲池畔看来是个极不协调的异物，但我的心往往面对着千顷莲波而逐渐平静澄明。

婀娜的花姿带着出尘出世的缥缈，空灵完美，怡然自得；我凝视，出神，追寻着内心中的千千万万，也反复的询问，我对自己的期许究竟是什么？

从小所熟悉的溥心畲的字画中如臻化境的典雅？梵谷的冲出颜彩的狂热烈焰？贝多芬的澎湃激荡的英雄交响曲？抑或是纸页中



的杜甫，苏轼，曹雪芹，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巴斯特纳克，司马迁……

莲池塘的风中有荷香，沙沙的荷叶摩挲是协奏曲的调风，我的心中生出了翅膀，在莲池莲叶间迎风飞翔，飞出令我苦闷得几欲窒息的父母不和的现实环境，飞出我所受到的国英文强烈对比的天才与白痴之讥，飞出强制拘束我心灵的框框；洁净的莲瓣往常是母亲的佛龛中所供奉的观音莲座，于我却成了一个宁静、博大、宽容的象征；逃学的午后，我从瓣瓣莲心中找回自己的前身，找到了自己的追求。

那是潜藏在莲的生命中的莲子吧——也许那是佛家的舍利子，象征着永恒、完美、圆满。

我也将有属于自己的永恒吧，虽然我是这样的不完美、不快乐。

高一的暑假，我在莲池畔走向一个新的里程，疏远了原本学了多年的音乐和美术，而把从小阅读过的文学书籍在心里纵横交错的织成锦绣，唐诗宋词中的缱绻，《红楼梦》中的花谢花飞和《史记》的雄深雅健，庄子的飘逸灵悟一起交融，巴斯特纳克史诗式小说刻烙的齐瓦歌医生，杜斯妥也夫斯基震撼灵魂的呼喊……我一面想起李商隐的“怅望江头江水声”，一面念出了罗曼·罗兰的“江声浩荡，自屋后奔腾”，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声音在复诵着他写在《约翰·克利斯多夫》中的话：

“我写下了行将消灭的一切悲剧，我毫无隐蔽的暴露了它的缺陷与德性，它的沉重的悲哀，它的浑沌的骄傲，它的壮烈的努力，和在一件超人事业的重负之下所感到的沮丧——得重新缔造的整整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

我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了解到了自己的使命——虽然仅只是十五的稚龄，虽然仅只是一个逃学的下午、从茫然中出发的转折——我确立了自己一生所要行走的道路与方向。

那个暑假，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个长篇小说的大纲，故事从清朝末年发展到那个暑假的前一年——一九七一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最错综、最复杂、变迁最快、争议最多、最能呈现人性的多样，最值得研究、思考、探索，当然，也最值得写作的时代；我把从各种书上读到的现代史的知识加上从小听来的各远亲近邻的家族故事结合在一起，希望写出心目中最伟大的小说来。

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我的心沉浸在这个伟大的梦想里，泅泳于自己所编织的故事中，随时随地想到什么疏漏就增补一番，自觉不满意便重新整理、修改；而对作品的期许也随之逐渐扩展，我希望自己的文学生命是包含了史学的博大与哲学的深思，一如光照文学史的司马迁、杜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页写着一个伟大的梦想的笔记纸仍然完好的放在我的抽屉中，小说的本身则尚未写下第一个字——但，我从来没有一天放弃或者遗忘了这个梦想；事实上，我自写作以来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为完成这个梦想奠基，一点一滴的累积着，我的文学观也始终如一的延续着莲池畔的故梦；无论是二十岁写《洞仙歌》、《一九八七年春》时所眷爱的精致典雅的文字风格，还是三十岁以后所向往的格局庞大、视野辽阔、气势磅礴，基本的信念仍是融文、史、哲于一炉。之所以迟迟没有动笔，是岁月已经教会了我做一件伟大的事业的方法，建筑万里长城必须奠下深厚的基石，必须一砖一石的逐步进行……

莲池畔的故梦预定在五十岁时动工，六十五岁前完工；面对着千顷莲波，我的心中坚定、宁静、澄明——从那个夏日午后，我确知了心中的自我期许是什么，此后一生不变；而《天问》、《努尔哈赤》、《两朝天子》等书都写于四十岁之前，小说中的时代上推到几百年前，是我在中年阶段的里程碑，也是一项自我磨练；透过对古代史的研究与写作，我将对中国的史有更完整、更深入的领会——这将有助于我完成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

而所传述的既是伟大的中国历史，得以展现在十一亿的中国

人面前，这一次的隔海出版，也就更具意义；毕竟，中国的历史小说是属于全中国读者的。

林佩芬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九日 台北



林佩芬

原籍满族。

1956年生于台湾省基隆市

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

现任历史文学学会秘书长

的作品主要为历史文学

「天问——明末春秋」系第一部完成的二百二十万字的大格局小说，藉由艺术化

的表现，诠释明清之际的时代全貌，以探讨明、清两朝交替的整体原因及人性剖

析。

已出版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共三十多部，近十年

目 录

一、八千里路

序 章 雕栏玉砌应犹在.....	3
第一 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8
第二 章 战士军前半死生	79
第三 章 天涯霜雪霁寒宵	143

二、一生心苦

第四章 犹是春闺梦里人.....	207
第五章 欲上青天揽明月.....	259
第六章 一生心苦后人知.....	332
明清之际简要大事记.....	386
附图 明代宫禁图.....	396
明代北京城门.....	398

一、八千里路

序章 雕栏玉砌应犹在

大清顺治二年。

是“花好月圆”的中秋佳节，天清气爽，桂子飘香；北京城里的一座占地极广、整修得华美精致、花木扶疏的大宅第里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婚礼；宅第中张灯结彩，鼓乐齐奏，喜气洋洋；满朝的文武官员有半数以上前来道贺，车水马龙的好不热闹；大厅中堆满了贺礼，尤其以当今的皇帝、两宫太后和摄政王^①赐下的奇珍异宝陈列在堂中最为灿烂夺目，吸引了无数贺客的目光。

可是，贺客们在目视着这些价值连城的御赐珠宝珍玩的同时，脸上的表情却大都是不自然的笑容，有点儿讪讪，也有点儿无奈、尴尬和赧然，因此，人与人之间的交谈，都尽量拣些无关痛痒的寒暄、客套话，眼光更是故意的规避着互视，而尽量的把视线集中在贺礼上。

“这么大的一株完洁无瑕的珊瑚树，下官倒是生平第一次见到……”

“是啊，难得的是它遍体朱红，晶亮瑰丽，无一处有折裂之痕，无一处含沙石杂纹，放在这里，真是满室生华！”

“用整块白玉雕成的和合二仙，下官也是生平仅见……”

“啊，这八匹翠玉骏马，通体晶莹剔透，又雕得如此栩栩如生，真是稀世之宝！”

“这就是辽东所产的东珠，圆、大、润、泽，当为天下第一；这一串百颗，每颗都是一样大小，举世已无其匹，实是无价之宝！”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围着贺礼赞美着，忽然，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冒出了一句：

“赏赐如此之丰，真是‘皇恩浩荡’啊！”

一听这话，众人倒是都异口同声的点头称是：

“是啊！真是皇恩浩荡啊！”

可是，这话一说，接下来的便没有其他的话好说了，人与人之间立刻就沉默了下来；幸好鼓乐之声仍然不断，吹吹打打的，人群中倒也没有陷入静寂；也幸好吉时很快的就到了。

在几个侍从的前导下，主婚人大步的从内堂走了出来，他是新娘的外祖父周奎；由于新换的袍褂服制他还没穿惯，几步路便走得不甚体面，再加上高领窄袖短褂的新装，越发衬出了他的五短身材佝偻背；脑后的一条辫子花白稀疏，又没有光泽，新剃的前额上却隐约的从帽檐下露出一截雪白的头皮来，一张布满了皱纹的脸上像是勉强挤出来似的堆满了干笑，这使他的外貌看起来有一股说不出的滑稽；他摇摇摆摆的走到主婚人的席上站定了，立刻再朝着贺客们更吃力的扮着笑脸，只可惜人群中却没有什么人举目去看他，不过他也不在乎，自得其乐似的抬头挺胸着。

司仪扯开嗓门叫了起来，接着，喜乐声扬高了，笙管笛箫一起吹出了鸾凤和鸣之曲；就在乐声中，十二对梳着双鬟的侍女踏着细细袅袅的莲步引着一对新人来到了堂上。

新郎是一位斯文、白净而略带着憔悴和书生气息的年轻男孩，他俊秀的脸庞上笼罩着一层阴影，仿佛心中的愁绪浓得连这“大登科”之喜都化解不去；新娘身穿大红吉服，头盖红巾，由喜娘搀扶着行礼；她的脸藏在头巾下看不见，身体却明显的瘦弱不堪，左边的衣袖是空的，簇新的吉服上盘金绣着一只振翅飞翔的凤，左袖上的凤尾便软弱无力的贴肩垂了下来，袖口空荡荡的摇摆着。

新人立定之后，司仪开始高呼：

“一拜天地——”

新人面朝堂外的天光深深的拜了下去。

“二拜高堂——”

新人回转身来，面向父母的座席，但是，堂上的高座上却是空的；但也就在这个时候，原先立在角落的一童一婢，飞快的往堂中

走来，两人各捧着一卷画轴，走到高座后面，立时的将画轴在座椅上展现了开来。

画图一现，整个婚礼的气氛都变了。

新人朝着这两幅画像深深的拜了下去。

宾客中却开始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几乎人人都身不由己的发出一个冷颤，之后，有人饱含着一眶泪水，有人低下了头去，也有人下意识的搓着双手；只是，谁也没有再发出声音来，面对着这样一场气氛殊异的婚礼，尽管人人都有满腔满腹的心声，却是谁也不敢在表面上流露出来。

可是，新娘却流露出来了。

她跪伏的身躯发出了轻颤，瘦削的双肩一耸一耸的抖着，红盖头中传出了悉悉索索的哭泣声；陪在她身旁的喜娘一手扶着她的腰，一手轻拍她的背脊，却没有出声劝阻她；跪在一旁的新郎也没有出声，只低着头，任两行泪水潸潸而下；众宾客则是个个神情殊异，默然不语；主婚人周奎更是一脸尴尬，却也不敢劝阻新娘，只有抱着“让她哭个够”的打算，站着枯等；一时间，悲戚的气氛便取代了喜气，笼罩了整个的婚礼。

红盖头下的哭声却越来越大，新娘的全身都在猛烈的颤抖；哭到后来，她再也忍不住了，从红盖头中发出了一声悲苦凄楚的哭喊：

“父皇——母后——”

原来，她就是前明崇祯帝女长平公主，高座上展开的画像正是前明的崇祯皇帝与周皇后……

就在前一年的三月，李自成率众攻陷京师，崇祯皇帝在兵临城下之际，令皇太子和永王、定王逃离皇宫，接着又命周皇后自尽；为了怕公主们陷入敌手，他亲手杀了昭仁公主，又挥剑向长平公主，砍断了长平公主的左臂，然后离开了皇宫，在煤山自缢。

长平公主在血泊中晕死了过去，幸得尚衣太监何新背起了她，逃出皇宫避入周奎府中，过了五天，长平公主才悠悠苏醒了过来。

总算从死神手里拣回了一条命，可是，迎接她的未来的日子却是数不尽的伤痛——不独是她自己父母双亡，兄弟流散，断了一臂成了残废，而是国破家亡，江山易色了。

李自成占据了大明皇宫，即了帝位，可是，他这“大顺皇帝”没做了几天就仓皇逃走了；那是因为本来为了防御大清国而镇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反过来向大清国借兵，打败了李自成，报了“君父之仇”；可是，清兵一入山海关，当然就不会回去了，顺理成章的直入北京，大清国的皇帝成了全中国的皇帝。

住在周奎府中，长平公主终日以泪洗面，几个月前，她上书大清顺治皇帝，自请出家为尼，青灯佛卷，了此残生；对于她这个请求，才只七岁的顺治皇帝当然没有意见，但是摄政王多尔衮却有不同的看法：

“前朝的公主，务必要善加厚待，才显得我朝的宽大——让她身入空门，岂非让天下的百姓以为我朝刻薄寡恩呢？”

他认为，大清新得天下，收揽人心是第一要务，而厚待前朝公主，正可示好于天下百姓；他的这个看法也得到了两宫太后的认可，尤其是顺治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同为女人，孝庄太后特别同情这个小小年纪就惨遭不幸的前朝公主，又想到她已成残废，孤苦伶仃的寄人篱下，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和摄政王一商量，仔细的替长平公主安排了归宿。

事情很快就商量出了结果，并且进行得很顺利；由顺治皇帝下诏，不答应长平公主出家为尼，而且还为她“找驸马”——长平公主本来已经由崇祯皇帝选中了太仆公子都尉周世显为附马的，婚礼都已经筹备好了，举行在即，是因为李自成挥军逼京而延期的——找到驸马，可以使公主终身有托。

诏书一下，驸马很快就找到了，于是，延期的婚礼也就顺利的举行了。

大清朝赐下了一座极为广大、讲究的宅第做为长平公主与驸马婚后的府邸，外加车马、奴仆、良田、金银珠宝的赏赐都极为丰

厚；这一场婚礼也尽量的办得风光、体面，除了奇珍异宝的丰富赏赐之外，还明令前朝的降官们前去道贺，增添热闹；孝庄太后甚至还派出了自己手底下几个得力、能干的管事嬷嬷们，私下来协助处理婚礼的一切杂务；她亲口交代说：

“务必要事情办周全，让长平公主不用费半点心，又觉得窝心、满意——”

她设想得十分周到，她的赏赐也特别丰富，她派出的手下办事更是没让她失望——她几乎是用一种慈母的态度在照顾着这个令她怜悯不已的十七岁的断臂小女孩，尽可能的多给她一份关爱。

然而，无论她再怎么尽心尽力的付出关怀和照顾，有一样却不是她的能力所能改善的，那就是长平公主心中的悲苦，亡国之痛，那是任谁也都无法化解的永远的伤痛……

① 顺治帝即位时年方六岁，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元年十月封为“叔父摄政王”。顺治帝的嫡母孝端文皇后、生母庄妃(均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并为两宫太后，分别为孝端、孝庄太后。

第一章 八千里路云和月

1

大明崇祯二年。

四月里的天气日暖昼渐长，风和景明，最是宜人；春天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四处繁花似锦，鸟语吱啁，蜂飞蝶舞，不但延续了明媚的春光，也延续了隐藏在春光中的生机。

坤宁宫^①里，周皇后正亲手抱着皇长子在逗他笑；皇长子出生才两个月，还没有名字，可是白胖可爱的脸庞上已经会流露出许多表情了；周皇后口里轻轻哼着小曲，手指轻碰着他的脸蛋，一个宫女在她身后摇着小铃铛，引他来听，小皇子一听铃声，张嘴一笑，发出了咿唔两声，双手朝空挥舞了几下，这可爱的动作立刻引起了围绕在左右的宫女们一阵愉悦的笑声。

周皇后的笑容当然更甜——她的心中充满了喜悦、满足的感觉，初为人母，生命中那股母性的光辉已经充分的展露开来，怀抱着婴儿，一切的烦恼都离她远去了。

于是，她眉开眼笑的向宫女们说：

“你们看，殿下像皇上多些呢，还是像我多些？”

持小铃铛的宫女笑吟吟的回答她：

“殿下将来是要接掌大明江山的，自然是像皇上啰！等明年，皇后再生一位公主，那就像皇后了！”

话才说完，一个宫女进来报喜：

“启禀皇后，王选侍^②生了——是位公主！”

“哦，太好了！”